

燕山話



燕 山 医 话

丰润县中医院 张子维 著

张文整理

丰润县科学技术委员会
丰润县、卫生局

序

中医副主任医师、唐山地区中医学会副理事长张子维同志，是我区名老中医，解放前悬壶于长春；建国后行医于沈阳。行医四十余年矣。

张老自幼耽嗜文学，擅长古文；长成从师学医，偏善岐黄之术。上自《内》、《难》及长沙之书；下涉叶、吴温病之学；旁及唐宋以来各家学说，莫不精研。现在年已花甲重开，仍然酷爱学习，堪为医林榜样。

张老生平治学严谨，读书必有所悟，豁然贯通，运用自如。从而做到师古而不泥古，审病裁方，多所创新，疗效甚高。近年创办中医医院，并任院长；事务虽多，但诊疗不辍，每日就诊者盈门溢户，足证其医术为广大群众所信赖，亦系丰富临床经验之所由来。

《燕山医话》是张老在百忙中整理的医案、医话，是业医四十多年的临床经验结晶。举凡内、外、妇、儿各科，每证必有个人见解，用药灼然有效者方始载入，因此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实践性；每论证论方必引经据典，加以分析发挥，发前人之未发，探经典之奥旨，是本书特点之二；由于具备上述两点，因而实用价值较高，故本书第三特点是它的实用性。

《燕山医话》即将付梓，我们相信，本书对提高我区中医理论水平和临床疗效定有裨益。赘述片言，愿共勉之。

唐山地区卫校付主任医师 何连庆

金厂峪医院付主任医师 张占元

谨识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

自序

夫太古之初，浑元一气，太极乃天地之道，两极者而分阴阳，宇宙之间，物虽众皆归五行之类，六合之内变化虽繁不外阴阳之理。天覆地载，人居气交之中，风寒暑湿六淫之邪荡于外，喜怒忧思情志之变攻于内，此疾病之所由生也，亦轩岐《灵》、《素》之所由作焉。自《灵》、《素》问世，首揭阴阳消长之机，详五行生克之理。人与天地息息相关，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人得天地阴阳二气以生，婴四时不正之气以病，故为医者必当审阴阳察四时也。然六淫之邪袭于外，情志之变攻于内，故又当辨其表里也。天有风雨晦暝，人有强弱壮老，由是则不可不察其虚实也。病因有寒温暑燥之不同，病情当辨寒热之各异。长沙深窥《内》、《难》之秘旨，乃著《伤寒杂病论》，法阴阳、分六经而彰于万世，八纲既立，为辨证之法规也。其后名贤辈出，异代接武，虽皆各有发挥，然《灵》、《素》之旨终有未揭，长沙理法未可穷变，故后人有云“咸知溯源《灵》、《素》，问道长沙”，岐黄仲景实医家之祖也。

为医之道，固当尊《灵》、《素》之秘旨，循长沙之理法，然师其法者不必尽泥其方，明代张景岳设方为八阵，阵者岂可株守乎？理法者可统理万机用无穷，方药者可应非常而千变，设胶柱鼓瑟，依样葫芦，既非岐黄之旨，亦非长沙之术也。

余素秉迟钝，生性愚蠢，幼而失学，长而不勉，唯笃志于

医，以临证有年，偶获千虑之一得，愿与同道共勉，虽未能拯沉痾于垂危，幸有遇痼疾而获效，咸感其先贤之垂教也。如篇中有以仲景疗痰饮之法治愈胸腔积液。亦有循先贤赋秉脾肾之旨，而予补脾肾法治愈男子不育之症。又如脾胃病论治，力辟胃痛多寒之弊，创定中、安中和中之方，以补虚清热降逆法而愈斯疾。变柴胡之方而治愈胆石症。故余谓医者当循古人之理法，不必泥其方药也，要在临证变化中探求之。

余窃以读书实少，医理褊浅，既使偶有获效，亦未必切合古训，矧医务繁琐，茫然终日，唯于灯前月下，录此片言支语，汇集零落破碎之文，正所谓“言而不文，行之不远”也。但愿为引玉之砖，聊供参考，与侪辈谈心而已，故命之为《燕山医话》，望我同道不吝赐教，实为幸甚。

丰润县中医院 张子维

吾 师 简 叙

昔陆公放翁有言：“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夫文章优劣，谬误褒贬，人或不识，所系尚无轻重。至于性命，乃人生之所贵，每见凡庸之医，胸无点墨，不习岐黄，以施仁道，唯竞逐荣华，视至贵之性命，如同草芥，咿呀作态药饵轻投，至气立孤危，尚不知其所由，为害之深，莫此为最。

吾师张君，憎此流弊，悯黎庶之冤苦，忧凡庸之有续。于是乎自幼笃志学医。初，从师习业，秉烛夜读，忘食废寝，取物辄缪其所要，出行辄越其所止。然而口诵心惟，终日不倦。谚云：“艺痴者术必精，志专者业必宏”。师传秘旨，承受无遗，岐黄《内》、《难》，微蹟洞悉，尤于仲景之书，颇极精深其旨。尝著《伤寒经义》一卷，揭仲师之余蕴，广伤寒之理法，审证布方法度极严，运用经方堪称楷模。

医理深奥，莫过《内》、《难》，为阐发其秘旨，以广岐黄之术业，乃涉猎百家之学，汇集数十年之经验，裒成是帙，命为《燕山医话》。于每病治验，皆自立为论，师法先贤古圣，而不泥其方药。如创少阳腑证之说，化裁小柴胡治愈胆石症；循承气之法制通化汤治疗肠梗阻，其效更优于承气。吾师制方严谨，颇极精确。如治疗小儿百日咳之僵藤饮，药仅七味，效专而力宏，或为之增减，反有蛇足之弊。增之则繁而不珍，减之则不达病所，用药之精恰到好处。制方审慎，从不繁杂，玩味卷中，自见其义。

吾师课业尤严，每于诊暇，偶过课所，未闻诵读之声，必询其所由。若遇嬉笑喧闹，必严责之。至若医风医德，辄谕弟子当崇孙思邈之为医：无问长幼贵贱，皆当普同一等，不分亲疏，若见彼苦脑，无分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躬谨

力行，实为后学之规范，于其卷中亦辄见其辍食往诊，就草为席，侧路为诊者不乏其例。

天有风雨晦暝，人有喜怒祸福，轩歧之术业待兴，门墙桃李春色盎然，晴天霹雳魔难骤至，“文革”十年动乱，荼毒赤子之心，数十年之基业，竟诬成不可饶恕之罪孽，黍离之悲，举目皆然！然则胸怀坦荡者，无畏鬼怪夜噪，天下绝无永夜。帮鬼喧嚣之时乃即灭亡之日。忠诚报国之士，无计蜗角短长，腊烛未尽之心，终为四方普照。精神缱绻方脱，遂复操旧业，复兴祖国医学之志，赤诚益笃。每叹有志中医之士，犹无寺之僧，曾无基地。欲其发展，渺若云汉，终日深以为虑。乃数经周折，终得领导支持，建起丰润空前之首幢中医医院。为振兴中医事业，呕心沥血，俾我同道有恃无恐。待华之桃李，复得春风不弃，昼施诊而夜课读，盈于门墙弟子三十有七。“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可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夫人生在世，不可无志。志也者，赤诚不渝之心也。吾师自少时笃志于医，乃至为人师表，著书立论，泽及后世，为发展中医事业，鞠躬尽瘁，虽数经曲折而术业歧黄之志终不可夺。是书之作虽尚未付梓，其仁人之志自彰。方今《燕山医话》脱稿之际，乃忆吾师治业之时。苏子曰：“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吾师创业正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果晓其所历之艰辛，当奋受业之宏志，长民族之气节，使我华裔，有益人类，方不愧为炎黄之子孙。

愚不揣鄙陋，涂鸦不恭，未足叙吾师之点滴，聊与同窗数友为继吾师之志，宏歧黄之术业以共勉，因以为叙。

忝列门墙晚生张文拜识

时

岁次壬戌年涂月既望于丰润中医院

目 录

内 科

喘息.....	(1)
虚喘.....	(2)
热喘.....	(3)
肺燥喘咳.....	(4)
盐哮.....	(5)
痰饮.....	(6)
附胸腔积液治验.....	(7)
水肿.....	(8)
脾阳虚水肿.....	(9)
脾肾阳虚水肿.....	(9)
肾阴虚水肿.....	(10)
尿浊论治.....	(10)
癰闭治验.....	(10)
肾结石.....	(11)
肺癆咯血.....	(12)
消化道出血.....	(14)
治疗中风的体会.....	(16)
类中风.....	(24)
癰痢一方.....	(25)
风湿头痛.....	(26)

肾虚牙痛	(27)
少阳腑证论治	(28)
温病的治疗	(30)
暑温邪入心包	(31)
阳明温病	(31)
风湿	(32)
下焦温病	(32)
温病发狂	(33)
湿温	(34)
石膏一议	(34)
热中的治疗	(35)
鼓胀治验 (肝硬化)	(36)
痹证漫谈	(37)
真寒假热治验	(41)
湿热阻络与寒湿伤阳	(42)
贫血	(44)
男子不育症	(47)
脾胃病论治 (一)	(50)
一脾胃的概念	(50)
二脾胃的生理功能	(50)
三脾胃的病因病机	(52)
论腹痛便难的治疗	(54)
阳明腑证	(55)
肠痛的治疗	(56)
腹痛便秘的治疗	(57)
脾胃病论治 (二)	(57)
一糟杂吐酸的治疗	(57)

乌睛努出.....(84)

外 科

论痈疽治法.....(84)

附痈疽治验两例.....(86)

疔疮走黄.....(89)

附无名肿毒一例治验.....(90)

手足背发.....(90)

附骨疽.....(92)

环跳疽.....(92)

委中毒.....(94)

膝疮.....(95)

搭背疮.....(96)

肾俞发.....(97)

蛇盘疮.....(98)

紫燕疔.....(98)

虎口疽.....(100)

蝼蛄疔.....(100)

痔疮.....(101)

骨槽风.....(102)

乳蛾.....(102)

唇风.....(103)

睾丸肿痛.....(104)

疮内生发.....(104)

皮 肤 科

治疗皮肤病的体会.....(105)

颜面湿毒.....	(108)
面部湿疹.....	(109)
皮肤再生.....	(109)
红斑狼疮.....	(110)
赤游风毒.....	(110)
赤斑.....	(111)
阴囊湿痒.....	(111)
紫斑的治疗.....	(112)

其 它

治癬要法.....	(113)
白蚊风.....	(115)
医德偶议.....	(116)
漫话黄荆.....	(117)

喘 息

人之赖以生者，无非气血，气者属阳而为用，血者属阴而为体。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无血不生，血无气不行。气者肺所司，血者心所主。肺位至上为五脏之华盖，受气于天而司呼吸，肺属金其气肃降，敷布周身；而血随气行则濡润百骸。气血充实，何病之有？内经遂将心肺关系喻之君相。心为君主之官，乃五脏六腑之大主。肺为相辅之官，辅君治节行令。可见人之生命乃为气血之所系。

试观患喘息之人多见于老年，而人之死亡亦无不死于气血衰败，今则称之呼吸衰竭或循环衰竭。由是知之，救人之危贵在气血，治疗喘疾必在心肺。然治肺之法，当辨虚实。若见喘息之人则谓其肺气之不降，大队沉降泻肺之品，欲获成功。若施之肺气实者，尚可见效，若施于肺气衰微之人，不死已属侥幸，何功之有？补之尚难匡复，更何堪其伐？不可不慎。

虚喘（肺心病）

尝治新区贾庄杨姓，73岁，患喘息不得卧，濒临衰危，应友人相邀往诊。甫入室，见其举家老幼围视床前啜泣不休，乃为邀者呼以医至，方各拭泪歉然相迎。询其病史，知已喘息多年，闻其痰声沥沥，呼吸微弱，视其舌质紫暗，苔微黄。家人代诉，素有心悸不眠，诊其脉沉而无力，参伍不齐，时有停顿。知其肺气久伤，心血受阻，徒事平喘止咳定难收功。于此心肺几近衰微之际，欲降必当先升，升清阳之气，行心血之阻，尚可有希望，遂疏方：

党参30克、寸冬15克、五味子12克、百合12克、天冬12克、桑皮15克、苏子10克、杏仁10克、丹参15克、

甘草 6 克。连服三剂，調理而安。

或有问于予曰：前医之方与君略同，何连投不效，今服一剂则喘轻，三剂而安？愿闻其理。予曰：五内之气，非参不补，郁血之阻丹参可活，以其气血之衰微首选生脉之意。然参用足量又当防其壅滞；矧治痰喘须先下气，故用杏苏以降气，意即补而行之也。二冬桑皮清肺化痰，百合五味以敛肺，丹参以行郁血，今之所谓改善血液循环也。党参用量之重，以其匡扶正气，方中清肺降肺敛肺皆为其佐，补肺方为其主，故损其量则有鞭长莫及之虞。正如《本草正义》所云：“凡病后元虚，每服二三钱，止足振动其一日之补气，则信乎和平中正之规模，亦有不耐悠久者”。问者唯唯称是，颇服其精，谓遣药用量有如此奥妙。

热喘

通常患痰喘之人，今皆称之为气管炎，其病每于冬春遇冷则发，故又多称为寒喘。然亦有患喘息之人至冬则愈，入夏即发者，其治法亦与寒喘迥然不同，故余将其称之为热喘。

唐山新区吴媪，年逾五旬，患痰喘已三年，虽凛烈寒冬亦无咳喘之苦，辄入夏即发，酷暑益甚，咳嗽吐涎沫，喘不得卧，口苦唇燥，大便干小便赤，舌苔黄，自觉发热，觉有热气自胸中土壅随则咳喘加重，不得卧。自述每至处暑前后则发病，遇有情绪波动尤甚，只靠百喘朋、肾上腺素维持。诊其脉象浮数而滑，按之心下有压痛，知其属热喘。盖肺为娇脏，乃五脏六腑之华盖，外合皮毛，开窍于鼻。皮毛属表，鼻气通于肺，最易受邪。若风寒之邪侵袭必先于皮毛，外邪阻肺而致咳；温热之邪犯肺必从口鼻而入，（虽云五脏六腑皆令人咳，然无不关于肺也）大抵夏令炎暑阳气弛张，人亦应之，故夏令毛孔开张多汗，以散火热，不致为害。肺位至高而象天，阳明属土而象

地。暑热之气必待阳明燥金所化而万物生，今阳明本有积热，暑热之气无从以化而上蒸于肺。暑热之邪上受于天，阳明积热下蒸于地，两热相薄肺何以堪，舍清阳明之热，喘何以止？乃疏方：

生石膏15克、栀子10克、花粉12克、沙参12克、桑皮12克、杏仁6克、葶历子12克、滑石10克、甘草6克。连服三剂。

二诊，上方三剂后，咳喘大减，苔白脉浮缓，已能平卧，诸证悉减，已停用副肾素等应急之品。因其尚有余热未清，呕吐涎沫，遂以原方减滑石花粉，加清夏10克、莱菔子10克，以祛痰降气，续服三剂而愈。

75年夏末秋初，正值下乡住银城铺，甫进午餐，有吴事庄常姓推门遽入，述其子女二人患喘数日，屡经治疗，殊罔效，祈余往诊。以其人数年前曾患喘息，药之而愈，今子女亦患此症，故不惮修阻而求之，乃随伊往诊。自述于数日前因风雨致毁禾田，在田中劳作，偶患喘息，村医治疗，证无稍减。诊其脉数，口干面垢，喘息难卧。余以夏末秋初，暑热未熄，湿热尚盛，况雨后乍晴，湿热交蒸，肺为所侵，气道不利而为喘咳，当以清湿热为主，佐以解毒：

桑白皮12克、银花15克、花粉10克、厚朴花10克、枇杷叶10克、葶历子10克、莱菔子10克、天门冬12克、甘草6克。二人各服两剂而愈。

肺燥喘咳

燥邪乃六淫之一，古人按四时气候变化规律，总结六淫所伤各有其常，如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风，夏生飧泻，夏伤于暑，秋为瘧疟，秋伤于湿，冬生咳嗽。历代医家皆沿其说，随文作解。唯明代喻嘉言斥论“秋伤于湿”乃为“燥”的

错简，于是提出燥气伤肺，制清燥救肺汤，后世亦多循其法。

吾则以为燥气非必伤于秋，四时反常之气随时可有，如应冷反温，应温反冷者是。易曰：“水流湿，火就燥”，又曰：“燥万物者莫奴（nàh）乎火”，可见燥近于火。《说文》云：“燥，干也”。经云：“燥胜则干”。由上观之，燥之义尽矣。刘河间在《素问》病机十九条中增“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一条，刘氏认为寒凉收敛，收敛则燥涩皴揭，较为多见者则是“风能胜湿，热则耗液”而致燥。后人所谓温燥、凉燥之说大抵源于此。然历代医家治燥皆以甘柔滋润之法，即使刘氏亦未云以何法治凉燥。余则以为燥之为病，当分内外，较为确切。虽在凛烈严冬水冰地坼，此乃冬令之常，着人亦不过干劲皴揭，属于外燥而已，亦无须立法内治。致于风胜湿、热耗液之燥则须甘柔濡润法以治之。

我燕山脚下，地处北部山区，60年春，干旱少雨，阳气弛张，气候异常干燥，尤于山区干燥益甚。丰润北部何家峪是一个较小的山庄，虽非十室之邑，然户不满百，儿于同时则有20余人发生喘息，干咳无痰，证候大抵相似。村医以通常治喘药品，殊罔效。余思之，际此春末夏初，春令则风胜，近夏则向热，风能胜湿，热则耗液，此燥证何疑，乃拟辛凉甘润，清温滋燥法：

桑皮15克、花粉12克、沙参12克、麦门冬15克、天门冬12克、甘草6克。水煎服。以其证候相似，众人皆服此方，数日而愈。

盐哮

吾之同乡杨姓，解放前家境贫苦，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与族中富翁某守院使役，时值军阀混战，屡遭兵祸，富翁因避兵乱，携物外逃，遗杨守宅。一日杨遭潜逃之兵所掳，因索财

不得，无以泄愤，遂逼杨食咸菜一碗，自是遂罹咳嗽之疾。夏日尤甚，病初，治之稍见小效。然旧日社会，富豪之家，衣食无虑，恣欲所为，外无风霜劳苦，内无忧思虑困，未感微风则医药早至。而劳苦之人，辄贫病交加，因循岁月，病困饥虑叠相交积，岂有余资疗疾？故杨某年逾七旬，喘息终岁相随，遇夏则喘吼之声闻及四邻，无不为之怜悯。贫无子嗣，唯一老妇相与蹉跎延岁，族中富翁竟不一顾，俗云：“为富不仁”，良有以也。

吾年幼学医，时杨某尚在，而初学术浅，未能救其病困之苦，遂以终身为憾。后读李时珍《本草纲目》，内有盐哮症的记载，以瓦房上之猫粪经霜以后，能治其症；惜其所见之晚，后又未遇是证，爰志于此以望同道试之。

以上仅将喘息病粗略述之，近世气管炎症另外有专辑。

痰 饮

痰饮之名始自仲景，义有广狭。广义者即《金匱》所谓之四饮（痰饮、悬饮、溢饮、支饮）是也。狭义者乃四饮中之痰饮。总之泛指水液代谢不利，停聚体内或溢于头面、四肢等处留而不去，或伏而不出，阻遏阳气，致使津液不布，气道不利而为患也。故仲景云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盖以痰饮为阴浊之邪，非得阳助则无以温化，故治痰饮者以温阳化饮为其正治之大法也。以其停聚部位不同，兼证有异，临症又当权变，故仲景设大小青龙、五苓、十枣、葶历大枣等汤，随证化裁可也。然综观治法，总不出肺脾肾三脏而已。盖饮之成也，无论其为六淫所伤、经络壅塞；抑或肺脾内伤，痰浊停积；抑或肾气不足不能主水，皆可导致气道不利，津液不通乃致停聚或胶结而